

〔英〕 麦克莱恩 著

夏培静 译

死亡海



I516.4
39
1

〔英〕麦克莱恩 著

夏培静 译

死亡海

069117



女子学院 0059895

17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死 亡 海

作者：〔英〕麦克莱恩

译者：夏培静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57 千

印张：7.62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3,700

版次：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90-9/I·589

定价：4.6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ISBN 7-5063-0590-9/I·589 定价 4.60元

护航舰阿里亚顿号的舰桥顶上，播音器噼噼啪啪地响着。钟音响过两下，接着，奥罗克的声音便从播音器里传了出来。他语调平静、柔和、发音准确、一口地道的爱尔兰口音。奥罗克尽管不是气象员，人们却通常都这样称呼他。

“刚才偶然看到一个形状古怪的家伙，在40哩以外，方位222。”

塔尔博特按了一下回答操纵钮。“伙计，我们的头顶上，也满布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家伙呢。爱琴海这么一小块地区，就至少有六条航线交叉。北约国的飞机，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，你比我们谁都清楚，那些从讨厌的第六舰队起飞的轰炸机和战斗机，想飞哪里就飞哪里。嗯，它们一半的时间怕都是在迷路吧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我发现的家伙，却真的非常奇怪呢。”奥罗克听了塔尔博特对第六舰队欠恭维的话，依然一如平常，语音还是那样平静沉着。他是从第六舰队临时借调过来的。

“在爱琴海上空有航线的航空公司，没有一家是使用这种飞机飞行的。我想，如果是美国人，他们是会向我们打招呼的。舰长，那是些很讲礼貌的人呐。我是说第六舰队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塔尔博特知道，第六舰队的任何一架飞机，若在他附近的天空出现，都会通知他。但这并非出于礼貌，而是明文规定必须如此。这一情况，奥罗克和他一样清楚。奥罗克真算得上自己舰队的勇敢捍卫者呢。“那么，你发现的家伙的情况就是这些么？”

“不止这些，还有两点。这架飞机的航线是从正西南往正东北。我的飞行记录和情报，都没有任何飞机飞过这条航线。其次，我可以肯定，那是一架大型飞机。大约4分钟后，我们就应当能看到它了。它的航线直接和我们的航线交叉。”

“飞机的大小很重要吗，依计？我们附近有的是大飞机嘛。”

“可是，它们并没有飞到43000呎的高度，长官。而这架飞机却飞得有那么高。只有协和式飞机才飞那么高。我们知道，附近并没有协和式飞机。我猜想它是一架军用机。”

“好，明白了。请严密监视。”塔尔博特向周围瞭望，恰好与他的副舰长范格尔德少校的视线相遇。范格尔德个子不高，性格坦率，棕褐色皮肤，淡黄色头发。生活对他来说，似乎永远是快乐的源泉。此刻，他正笑嘻嘻地走近舰长。

“我认为这个很不错，长官。拿这架小型单管望远镜拍张照片，贴到你的家庭相册上去吧。”

“我正想这样做呢，多谢。”塔尔博特回答。

阿里亚顿号上，安装了多种巨大的、使外行人感到迷惑的视听装置。它们是什么海军军舰的设备都无可相比的。其中，就有范格尔德称之为小型单管望远镜的东西。这是一种望远和摄影两用的仪器，由法国人发明创造，该种型号用于太空侦察卫星。它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下，能在250哩的高空，测定出并拍摄下地面上的一块白色金属牌。这种望远镜的焦距，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加以调节。这样，范格尔德便可以有把握将高空的入侵者——如果是入侵者的话——缩到400呎清晰可见的高度。

范格尔德刚刚离开舰桥，双峰音器又不断重复地响起，使人能辨认出那是无线电通讯室传来的声音。操舵手是水手长哈里森，他向前弯着身子，把开关调到适当的音量。扩音器里传出报务员的声音：

“我收到一个呼救信号。我想——那只呼救船的位置就在锡拉岛的正南。呼救声含糊不清，肯定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报务员拍发的。只是反复地说，‘麦得、麦得、麦得’。”报务员麦尔斯说话的声调显得有些恼火，那意思是说，每一个报务员，都应当像他那样熟练和讲究效率才对。“可是，等一下，”麦尔斯中断了说话，又接着说，“他说，沉没。他说了四次，他在下沉。”

“就这些吗？”塔尔博特问。

“是的，长官。他停止发报啦。”

“好的。你用紧急呼救频率继续收听。哈里森，方位090或者就在附近。不可能超过10哩或12哩。”塔尔博特下达了命令。哈里森抓住轮机操纵盘，转动舵轮，开足了马力。阿里

亚顿号是一只现代化的军舰，装设有先进的轮机室和舰桥控制系统。轮机室按习惯，只有一名值勤人员任司炉长的工作。但这只是传统形成的法规，而非出于必要。那位孤零零的值勤人员可能，只是可能到什么地方晃荡去了；要么就是栖身在什么地方，沉浸在一本内容骇人听闻的杂志里。在所谓轮机室的图书室里，毫无限制地收藏着这一类杂志。阿里亚顿号上的总工程师麦卡弗梯海军上尉，很少“冒险”走近自己的工作领地。麦卡弗梯是位一级工程师，他宣称对柴油油烟敏感，所以，他对那种频繁的反复视察，表示出一种见多识广的不屑一顾。尽管，轮机室里装有高效率的排气风扇，任何人想要在那里嗅到油烟味，简直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人们看到他的那天下午，就像在大多数下午一样，他正坐在船尾的轻便躺椅上，沉溺在他喜爱的娱乐方式中：看侦探小说。小说里夹杂着结局暧昧的浪漫故事。

隐约的柴油机声变得强烈了——阿里亚顿号行驶的时速可观，达到35浬——舰桥开始明显地摇晃起来。塔尔博特伸手拿起电话，接通了范格尔德。

“我们刚才收到一个紧急呼救信号，离此10到12浬。你找到那架敌机的位置，立即告诉我，我好关掉轮机。”显然，这是因为那架小型望远镜，尽管装有最优质的平衡环圈，能照出船只在上下颠簸及左右摇晃起伏时难以预料的、各种最恶劣的变化情况，可是，它对船身甚至最轻微的震动，却无能为力。这种震动，往往使拍摄下来的照片显得非常模糊。

塔尔博特走出来，和在左舷的那位海军上尉站在一起。这位青年个子高高，身材瘦削，一头金发，戴着厚厚的水晶

片眼镜，面部表情总是显得闷闷不乐。

“唔，吉米，你觉得怎样？一架莫名的飞机出现，还有一只船正在沉没。两件事在同一时间发生，在这漫长酷热的夏日午后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”

上尉毫无热情地看着他。这位海军上尉詹姆斯·德诺姆爵士——为了简便，塔尔博特称他为吉米——对任何事情都很少有热情。

“舰长，我根本不去想它，”德诺姆懒懒地挥了挥手。

塔尔博特微微一笑。德诺姆浑身上下，都笼罩着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、贵族式的懈怠气息。它曾使得塔尔博特在和他相识初期，感到烦恼和激怒。可是，这种感觉持续不到半个小时，便会消失掉。德诺姆完全不适合于做任何一个军种的海军军官。他的高度视力缺陷，本应使他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军部门自动引退出来。然而，德诺姆却登上了阿里亚顿号。这并非因为他和社会的最高阶层有什么联系——他是一位伯爵爵位的继承人，无可非议，他的血统属于最纯正的贵族血统——而是因为，他在自己这个职位上，毫无疑问是适得其所，非他莫许。德诺姆以最高的荣誉，从牛津大学、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院和麻省理工学院，获得了电气工程和电子学方面的三个学科学位，他几乎成了人们所希冀达到的电子学奇才。可德诺姆并未宣称自己是他曾经说过的那种可笑的人物。他尽管出身高贵，学历很高，却极端地谦虚和腼腆。他的这种缄默甚而发展成为抗议，抗议人们为什么不顾他微弱无力的反对，首先把他拖进了海军。可是，他进入海军，却完全不是被逼迫的。

711690

他对塔尔博特说，“舰长，这架敌机——如果是敌机——你打算怎样来对付它呢？”

“我并没有打算怎样来对付它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它真是一架敌机——唔，那末，它是在进行侦察，对吧？”

“当然是的。”

“唔，那末——”

“你期望我做些什么呢，吉米？把它击落下来吗？或者，你渴望试验一下你随身携带的那支实验性激光枪吧？”

“天理不容，”德诺姆真的害怕了，“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因为愤怒而开过枪。我郑重声明，我从来没有开过枪！”

“如果我想击落它，只要一颗很小的吸热导弹，效果便会满好。但是，我们不干这种事。我们是文明人。此外，我们不想引起国际事件。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。”

“这条法律我听来还真稀罕。”

“根本不稀罕。不久前，美国海军在日本海进行演习时，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撞坏了一艘苏联的潜水艇，撞击得很厉害。它正在进行监听，靠得太近了一点儿。”

“难道没有引起你刚才说的国际事件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谁也没有过错。两家舰长互相道了歉，另一只苏联军舰来把那只潜水艇拖到一个安全港口去了。我想，是拖到了海参威。”塔尔博特转过头去。“对不起，无线电室在呼叫我。”

“麦尔斯再次通话，”报务员说，“那只沉船名叫德洛斯。发送出的信号很短——‘爆炸、起火、沉没。’”

“继续注意收听，”塔尔博特说完，拿起一副双筒望远镜放在眼上瞭望。“你看到了吗，哈里森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哈里森把舵转向左边。“火是从左舷船头起来的。”

一缕细细的黑烟柱，笔直、稳定地升向蔚蓝、平静的天空。塔尔博特放下望远镜，钟声又响了两下。是奥罗克那位气象员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高级远程雷达操纵员。

“长官，我想我找不到它了，我是说那架敌机。我正在查看那飞机两边的航线，看它是否有伙伴，我再回头来看时，它就不见了。”

“你的看法呢？”

“唔……”奥罗克的声音有些迟疑。“它可能是爆炸了，但我有些怀疑。”

“我也认为它是爆炸了。我们已让望远镜对准它接近的方位。他们肯定已经看到了爆炸。”

“那末，它想必是急剧迫降，来一个俯冲啦。非常猛烈的俯冲，天晓得这到底是为什么。我要找到它。”报务员啪嗒一声，停止了说话。

几乎就在同时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是范格尔德的声音。

“方位222，长官。冒烟啦，是一架飞机。可能是那架敌机。”

“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它。气象员刚才在远程雷达屏幕上找不到它了。也许是浪费时间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要设法把你刚才看到的拍下照片来。”说完，塔尔博特向外走去，来到右舷侧翼，把望远镜对准右舷方位的上方。他马上就看到了

一卷浓浓的黑烟，他猜想，中心部分还有一团红色的火光。他通过望远镜继续检查飞机俯冲的深处，检查它是否真的起火了。看罢，他迅速地返回舰桥，拿起了电话。

“接海军中尉库斯托，快！”短暂的停顿。“亨利吗？我是舰长。有紧急情况。快将汽艇和救生艇向舷外吊起。就近的船员们把小艇放下，然后，向舰桥报告。”他向下面机舱打电话，通知慢速行驶，然后，对哈里森说，“持舵满向左舷，向正北方向前进。”

已向外走向左舷侧翼的德诺姆，又返回来，放低了他的双筒望远镜。

“哦，就是我也看到那架飞机啦。哦，好大一团浓烟。那可能是一架敌机，长官——到底是不是敌机呢？”

“一定是的。”

德诺姆有些犹豫地说，“长官，我并不太喜欢这样，它的航线和我们靠近呢。”

“我也是不太喜欢，上尉。特别是，如果它是一架军用机。尤其是，如果它载有不管那一种类型的炸弹，就更糟了。如果你看一下，你就会看得出，我们是在躲避着它哩。”

“呵，逃避的行动。”德诺姆踌躇地，接着又不无怀疑地说。“唔，只要它不改变航线就好。”

“死人是不会改变航线的。”

“他们不会改变的，”范格尔德刚好回到了舰桥上。“飞机操纵系统后面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，肯定已经死掉啦。我待在那儿没有什么意义啦，长官——吉布森使用小望远镜照相机要比我高明。他正在忙着照相哩。我们会给你看许多照片，

但我怀疑，我们是否会从照片上知道很多东西。”

“就那么糟糕，你不能确定什么吗？”

“我想，希望很少。我确实在飞机的左翼看到了外部的发动机。因此，可以断言它是一架四引擎喷气式飞机。民用还是军用。我说不准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，”塔尔博特出去，走向左舷侧翼，他注视着船尾方向，看到了正在燃烧的飞机——现在不会弄错了，那是火焰——就在船尾方向，飞机的高度和距离，比第一次看见时低了一半多。他回到舰桥上，告诉哈里森将船驶向正北，然后转身对范格尔德说：

“这就是你所能证实的全部情况吗？”

“大概如此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飞机起火的部位，是在头部。只有那里起火，才能排除使发动机引起爆炸。飞机不可能是被导弹击中的，因为，我们知道，附近并没有装备有导弹的飞机——即使有这种飞机，一颗吸热导弹——唯一能在那种高度击中飞机的导弹，就会去命中发动机，而不会击中飞机的头部。飞机的爆炸，只可能是在飞机内部引起的。”

塔尔博特点点头，拿起电话，要求交换台接医务室。电话马上就接通了。

“大夫吗？请派一位医务员来，带上急救箱，站在救生艇旁边。”他停了一会儿说，“对不起，没有时间做解释了。赶快到舰桥上来。”他通过右舷侧翼入口处，向船尾方向看去，然后转过身来，从轮舵手上接过舵轮，“去看一下，哈里森，好好地看一看。”

哈里森从驾驶室出来，看了右舷侧翼，只花了几秒钟的

时间，便回过来接过舵轮。

“真可怕，”他摇着头，“他们都完啦，长官，对吧？”

“我原来就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他们和我们错开至少四分之一哩，也许是半哩。”哈里森又很快地朝着入口方向瞥了一眼。“降落的角度——他们应当着陆——可相反，是往海里坠落——在前面一哩到一哩半的地方。要是不掉到海里，他们还能碰运气继续降落，掉到那个海岛上。他们算完啦，长官。”

“的确是那样，”塔尔博特通过前面的屏幕看去，锡拉岛离此大约有4哩远。这儿的北面是岛上的阿克洛梯里角，东北面是该岛的最高点伊里亚斯山——接近2000呎的高度。在两者之间，离此大约5哩更远处，有一缕稀薄的浅蓝色烟柱，在晴空中几乎看不清，懒懒地停在半空中。它标志着锡拉村的所在地。该村是岛上唯一的村落。“但是，损害可能只限于飞机。岛的西南部是一片不毛之地，我想，不会有人在那儿居住的。”

“我们要干些什么呢，长官？停泊在飞机坠落的地方吗？”

“差不多是那样，你可以自己掌握。也许，可沿它降落的路线再远上四分之一哩或半哩。只好等等看。事实上，哈里森，我掌握的情况不比你更多。飞机可能因受到撞击而解体，或者，如果它还能幸存的话，它就会搁停在水下，不会向前冲得很远的。副舰长——”这是对范格尔德说的。“我们这儿的海面有多深？”

“沿海岛南部，离海岸大约半哩处，测标是5号。超过半

湮，暗礁就相当陡险了。我得到海图室去查一下。此刻，我们这儿的深度有200—300呎。长官，要用声纳探测一下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范格尔德抽身离开时，正好和海军中尉库斯托擦肩而过。库斯托顶多20岁，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，总是热心主动，一个出类拔萃的海员。塔尔博特把他叫到了右舷的侧面。

“你看到了吗，亨利？”

“看到了，长官。”库斯托惯常的愉快明显地消失了。他带着厌恶的迷惑，凝视着那架正在冒烟的飞机，它现在正好横过来，高度不到1000呎。

“多么讨厌，可怕的东西！”

“是呵，是不好看。”军医安德鲁·格里尔森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。格里尔森身着白短裤和平滑的夏威夷花衬衫。毫无疑问，他认为这是最适合在爱琴海上穿着的夏装。“因此，你才要摩斯带着急救箱赶来呐。”摩斯是医务室主任。“我在想，我也许应当亲自来一趟。”格里尔森是苏格兰西部高地人，这从他的口音就能立刻辨认出来。“我想，很难有人活下来啦。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，我懂得一些解除压力的事儿，摩斯却不行。”

塔尔博特感到他脚下的震动加剧了。哈里森加快了航行速度，略略偏向东方。塔尔博特毫不在意，他深信他的高级舵手是不会出错的。

“很抱歉，大夫，我还有更要紧的事留给你啦。”他指着东方，“看见飞机左边那股黑烟的下面了吗？”

“我看到啦。我早就看到了。有人正在沉溺。”

“不错，有一只名叫德洛斯的私人游艇，我想是如你说的，正在下沉。游艇爆炸起火了，我想，火势也相当大，烧起来啦，有人受了伤。”

“我们是生活在动乱的时代呐，”格里尔森说。事实上，他过得很快活，无忧无虑。但是，塔尔博特认为向他指出这点，现在不是时候。

“飞机没有声音了，长官，”库斯托说，“发动机已经关闭啦。”

“你想，还会有人活下来吗？我想不会有啦。爆炸可能毁了操纵装置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想发动机是会自动关闭的。”

“是飞机本身坏了还是它俯冲下来的，”格里尔森说，“真是愚蠢的问题。我们不是马上就能知道这一切了吗？”

范格尔德插了进来。“我估计这儿的深度是80呎，长官。声纳报告为70呎。这个数字也许是对的。没有关系，反正水是在变浅啦。”

塔尔博特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没有人说话。也没有人想要说话。那架飞机，也就是黑烟柱的来源，现在离海面已不到100呎。突然间，那团烟火沉入大海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他们都还没有来得及看那飞机一眼，它就立刻被那50呎高、屏幕一般的海水与浪花吞没了。飞机落到海里，没有发出撞击的声音，它肯定没有解体与裂开。因为，当海浪平息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只看到一片空阔的海面，和一些细小得古怪的波纹，就和涟漪差不多从飞机撞入海面的地方扩散开来。

塔尔博特碰了一下库斯托的手臂。“你的信号机呢，亨

利？摩托艇上的无线电好用吗？”

“昨天试验过了，长官。一切正常。”

“如果你发现了任何事，任何人，就向我报告。我感觉到你会用不上那台无线电的。我们停止前进时，你要使摩托艇的响声低下来，然后在附近绕圈环行。我们大约半小时左右，就会回来的。”库斯托离去了。塔尔博特转身对范格尔德说，“我们停船时，告诉声纳室，我要准确无误的海水的深度数字。”

5分钟后，摩托艇下入水面，从阿里亚顿号旁边开走了。塔尔博特立即命令船舰开足马力，向东方驶去。

这时，范格尔德挂上了电话。“声纳报告说，水深30呎，有一呎的出入。”

“谢谢。大夫呢？”塔尔博特问。

“那就是说，水的深度有180呎。我用不着在这儿来欢迎他们啦。答案是：根本用不着大夫啦。因为即便有人能从机身里逃出来——我首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——在浮出水面后，也会得潜水员们得的那种病：肺部胀裂。他们不懂得潜水技术，注定会死去，无一幸免。”

塔尔博特点点头，伸手拿起电话。

“麦尔斯吗？给卡森将军发报。一架来路不明的4引擎飞机，在锡拉岛阿克洛梯角南部两里处坠落。坠落时间：14点15分。军用机或民用机不详。首次被发现时，高度为43000呎。爆炸原因：显系内部爆炸。目前尚未获悉进一步详情。附近报告，非北约国飞机。贵处知情否？西尔维斯特。用B密码发报。”